

5-20

陸 大 叢 書
戰 車 攻 撃

魏 國 文 吕
挺 斑 貞 校

陸 大 學 校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一九三〇年）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初版（一九三〇年）

定價國幣貳拾貳圓

加售五成
郵費五角

譯著者 魏國

校正者 呂文

貞斑

版權所有

發行者 陸大季刊

附五號

社

印刷者

軍

學

編

譯

社

重慶南岸彈子石大佛殿五十九號

序

德國鑒於世界大戰中康伯來 Caesar 蘇阿松 Sossous 西眠 Amiens

諸次會戰之挫敗，乃恍然憬悟，知戰車爲將來戰爭不可缺少之工具，戰後雖受凡爾賽條約之束縛，不敢公然編練裝甲部隊，然暗中準備，不遺餘力，舉凡製造戰車之技術，以及運用戰車之學理，莫不汲汲研討，孳孳鑽求，迨解除條約羈絆而重整軍備，遂本其研究所得，從事製造新穎戰車，銳意訓練裝甲部隊，故今次大戰爆發後，一戰而亡波蘭，再戰而降法國，世人見其制勝神速，爲之驚愕不置，殊不知其苦心孤詣，研究有素，絕非偶然也。是書出版於一九三九年，其所闡明

關於戰車運用之原理，即與是年開始之戰爭相髣髴，足徵議論深遠，見解精確，堪稱不朽之作，非徒習機械化戰術者必須熟讀，即攻步砲工兵戰術及空軍戰術者亦不可不瀏覽之，蓋現代戰爭未有不用戰車者也，我國論戰車之書籍，或學說陳舊，或誤入歧途，以致有新兵器而不能用，實爲憾事，譯者因需要之急，亟將本書譯成漢文，以供國人研治兵學之參考，膚淺之譏，知不免焉。

魏國挺謹識 民國三十年五月

目 錄

第一章 昔日之戰車	一
第一節 新兵器出現	一
第二節 康伯來會戰	一四
第三節 蘇阿松會戰	二四
第四節 亞眠會戰	三一
第二章 今日之戰車	四五
第一節 變更之條件	四五
第一款 戰車防禦	五〇

第二款 戰車之發達 五九

第二節 外國之裝甲部隊 六一

第一款 法國 六二

第二款 英國 七三

第三款 蘇聯 八一

第四款 波蘭 九三

第三章 來日之戰車 九五

第一節 戰車之任務範圍 九五

第二節 突破 九八

第一款 戰車與步兵 一〇八

第二款 衝鋒戰車	一一六
第三款 隨伴戰車	一二〇
第四款 戰車與砲兵	一三三
第五款 戰車與工兵	二二八
第六款 戰車與空軍	二三三
第七款 戰車部隊之編制及其運用原理	二三六
第八款 關於戰車攻擊之例	一四一
第三節 裝甲部隊之戰略運用	一六五
第四節 實行其他戰鬥方式時之戰車	一七三
第一款 防禦	一七三

第一款 追擊	一七五
第三款 退却	一七七
第四款 暗夜中之戰車	一七八
第五款 對要塞線之攻擊	一七八
第五節 結論	一八九

戰車攻擊

第一章 昔日之戰車

第一節 新兵器出現

當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五日之際，索米河（Somme）畔無布希之戰鬥，已經時十一星期。

德軍在巴泡眉（Bapaume）遜南夫雷爾（Fress）附近防禦，三日來重炮彈紛飛，漸演成連續射擊，迨十五日早六時頃，英軍砲兵停止對最前德軍暫緩射擊，斯時防守力量尚未衰退。未死之德軍由地火湧出，深奉此彈雨硝煙下之地獄生活得暫告結束，乃整頓兵器，以待攻者。

當時忽發生不可理解之事故：在許多地點有龐然大物對德軍暫緩向前移動，其聲如怒吼。

雷鳴，輒地震動不已，摧破所有鐵絲網，殆如摧枯拉朽然。因英軍砲兵已將地面破壞，故該大物行駛遲緩，但大多數仍能前進，攻者步兵則緊隨其後。此時由該大物之正面及側面猝然發射，機關槍火與砲火齊向心忙意亂之防者射擊，防者殆以爲遇神異之物，或認此最新穎滅兵器爲怪魔之表現。是晚能述說本日會戰之經過者甚鮮，蓋最前堅守兵之命運，不外陣亡與被俘也。但各守兵俱竭其最後力量以遂行此種非常戰鬥，槍身砲身雖多灼熱，仍彈如雨發，以擊敵軍衝鋒車。跟進之英軍散兵，雖因德軍射擊而不敢猛進，然此鋼鐵大物則不受損傷，而依然駛過德軍堅據，摧破任何抵抗，亦殘餘被英軍解決，於是戰鬥告終矣。

當時除直接參戰者外，友敵兩方雖均對此不十分注意，但爲空前事故，實屬毫無疑義。

種新兵器已完成其射擊試驗，對於散兵有殺傷效力，對於砲兵極爲危險。克服機關槍者已蒞臨戰場，步兵莫如之何。按彼時情形，似乎已經兩年之陣地戰，將成過去而從此終止。

最先創造戰車者乃奧國人布爾斯吞（Guenther Burstyn），當其在戰地閱戰車初次出現之消息時，有何痛苦感想，可不言而喻。蓋布爾斯吞曾於一九一二年呈交造戰車之計劃於當

時，因主管機關狃於積習，以致未蒙採納，今見其發明物於戰場，被其祖國之敵軍利用，自然感慨系之矣。

此種新兵器最初名「坦克」，而迅速流行於各國，其由來果如何乎？

初德軍經比利時與法國北部前進，急如閃電，爾後漸次停滯，兩方正面遂趨於膠着。無掩護之攻者，在機關槍彈雨下不能繼續前進，蓋開戰後最初增加各步兵團之機關槍單位，繼則以機關兵器裝備各步兵連也。暴露之戰士，乃掘地以自衛，並於其陣地前方設置鐵條網，以應付奇襲。凡此俱增高防護之利益，而使之漸占優勢。由散兵坑之構築，逐漸擴充為堑壕地帶，且加強其鐵絲鹿柴，於是戰地漸次成為要塞矣。坐是前世紀之狂勇攻擊，顯屬無益而招致重大損失。

若欲破壞壕戰，至無期延長，而復獲得運動，以求決戰之可能，則應尋覓一新途徑，其目的為至少消除防禦之一部，藉以復使攻擊有相嘗勝利可能。使用化學戰具既不能達到決勝目的，於是攻者之殲滅兵器，漸以砲兵為主，其數量自一九一六年起不斷增加，且亦發

易瓦斯彈而無殺傷效果。砲兵即摧毀排列成行之鐵條網，殲滅礮壘、土及其機關槍，消除了防者砲兵，而藉此為攻擊步兵開闢通過敵軍要塞之路。為此須調集大量火炮於攻擊正面，並須存儲多量彈藥。因土工作業足以隱匿及掩護活目標，故砲兵之效力可能性，實際大受削減。為實施殲滅工作而求勝算起見，攻者步兵應按序射擊全部地段，此時在敵方之縱深敵力，與砲之射程有關。當防者將其主力置於較前方時，不僅為攻擊砲兵所射及，且易被殲滅。防者步兵愈向縱深疎散，則攻者砲兵所應摧毀之區域愈大，因之攻擊時必須集中大量砲兵，並準備多量彈藥，且行長時間之準備射擊。砲兵準備射擊時，非少數重砲兵連之射程與殲滅效力所能決勝負，而以擊倒兵之主力具有重大關係，故砲兵會戰過程中，不斷增加中等口徑與重口徑之火砲。凡此一切，均表明交戰國家須將其偉大工業改為火砲與彈藥製造，同時消耗高價原料，其數量非預算所能計也。

當時兩方砲兵日見增加，尤以西國為然，而攻者方面砲數之多，更為從前所未聞。當東

前所未有的器材消耗，且予防者以新而煩苦之任務。

使用砲兵主力，固可獲得令人重視之戰術效果，但不能決最後勝負，此為吾人今日所知者。世界戰中砲兵會戰時，村落湮沒，廬舍為墟，森林失其蹤影，鹿柴不見痕跡。射於一平方公里之砲彈，在百發以上，當時毀滅景象，誠足使人類停止呼吸。然而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已坍塌之壕溝，按理當為公衆掩埋，而於敵軍開始攻擊時，猶有人員突起，彼等處此地藏內數日之人，不僅保存其理智，且有戰鬥精神。夫經長時飢餓與數日不眠，凡與死傷者夾雜幽閉於地下，而仍奮起戰鬥，是足證明人類能為受一切也。即最前暫壕守兵全被殲滅，第二及第三暫壕內尚有不少人員，使攻者不便長驅直入。

關於準備及實施防禦之原則，顯然已見改善。飽受鍛鍊之戰士，或稀疎線位於前方，且往往固守已失地區內之崗位；後方為機關槍與支撐點，其縱深逐次增加。預備部隊則完成準備，以便對突入之敵迅速施行逆襲，而奪回喪失地域。防禦砲兵準備有計畫之阻止障礙射擊，可由暫壕守兵用信號彈發動之。所有人員俱深入地內，數公尺高用木支撐之掩蔽部，以大

比肩構築物，可對輕口徑及中等口徑砲之全彈掩護守兵。實行反攻之高級指揮部預備隊，則適應豫想之危險地帶而配置之，後方陣地亦準備之。

職是之故，攻擊砲兵之殲滅工作，乃益趨困難。砲兵須開進，須試射，並須預備多量彈藥，故砲兵攻擊需長時準備，而因此增高敵軍認識攻擊全圖之危險，結果敵軍可籌畫對策，或招致預備隊於被威脅地區，或預先退避，以使攻者枉費一藥。即令攻擊準備未被敵軍察覺，而數日或數星期之砲兵準備射擊，亦失出敵不意之功效。砲兵準備射擊及攻擊敵兵前方之移動彈幕射擊，皆不足以確實摧毀敵軍機關槍於其全縱深內。凡機關槍尚射擊之處，攻擊即暫時不能前進，斯時要求砲兵援助，其效力通常過遲緩，以致不能適時摧破不期之抵抗，而避免較大之攻擊停頓。此外預定等候砲兵推進之攻擊間歇，可妨害一氣突破，而使防者有喘息餘暇，因之獲得請求對策之時間。陣地戰時之砲兵運用，亦依任務大小而為適應準備，並預先規定計畫。但求決勝戰果，實需要如閃電迅速之效力，而此兵種（譯者按指砲兵）殊不足以當之。隨伴步兵攻擊之單獨砲兵連，雖有優異功效，但為防者機關槍與砲兵之良好目標

且儲備之彈藥有限，而困難地形及彈痕地又防礙其適時加入戰鬥。

總之，法國北部及比利時境內之砲兵會戰，並未獲得所冀希之決勝，最初雖有一部分驚人效果，但終不過規模不甚大之突入而已。攻者實缺乏一種殲滅兵器，在敵軍防禦陣地縱深內隨時迅速發揚效力。

如此既不能達到決勝目的，則有無效果至少應與攻者之人員器材消耗成適當比例。

吾人試一溯世界戰時之器材會戰，而以戰果之大小與所付之代價相比較：

一九一五年九月香檳（Champagne）與阿第亞（Artois）區內秋季會戰之開始也，協約軍以砲四千門向德軍陣地連續射擊三日之久，然後英法軍四十七師對德軍十五師攻擊，其後方尚有強力預備隊跟進。攻者不能利用一時優勢，而於十月杪中心會戰，彼時防者顯然已消除其最初劣勢，幾到處尚固守其第二線。是役英法軍犧牲二十五萬人，德軍損失則為十五萬人。

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英法軍在索米河（Somme）畔開始攻擊，先用砲三千門行砲兵進

備射擊，經時一日之久。最初英軍十四師與法軍五師、德軍七師攻擊，其間會戰忽斷忽續，延至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止。最後攻者占領寬四十公里平均深八公里之彈痕地帶，而損失七十萬人，防者則損失五十萬人。

一九一七年四月哀斯尼香賓（Aisne-Champagne）區內之會戰，先用砲約五千門及迫擊砲一千五百門行四十日之砲兵準備射擊。法軍總司令於攻擊開始時對其部隊云：「汝等面前已無德軍」。此次大攻擊使用器材之多，人員之衆，為前所未聞，結果占領最多四公里深之地帶。攻者於五星期內損失二十萬人以上，其中死者為六萬一千人，德方之全般損失，則共計約十六萬人。此次會戰使法軍士氣消沈，長時不克恢復，而國家陷於嚴重危機，此乃吾人所共知者也。

自一九一七年八月迄十一月之佛蘭德斯（Flanders）會戰，使用器材更為壯大。此次英軍砲兵準備之破壞射擊，經時二星期有餘，同時且以強大戰鬥機隊補助之。該地排水設備為攻擊砲兵所破壞，因之英軍所有二百餘輛戰車不能通過此地區。鏖戰百日結果，英軍占領

泥濘荒地，其寬度為十五公里，深度最多八至九公里，而損失四十萬人，防禦之德軍則損失半數。

當非常時機，例如解救遭受危難之協約軍時，自然可要求此種人員與器材犧牲，但應考慮是否有他種途徑，能用較少消耗而迅速達到同樣或更大之效果。

且也，此種在狹小地區亘數星期及數月之戰鬥，前途並不光明，其犧牲實難達指揮部所希冀之勝利，即最勇敢之攻者，亦漸感失望。防者雖遭遇各種困難，仍能完全達成其任務。

然則陣地戰發生後德軍在西線之大攻擊，有顯然不同者乎？

一九一六年二月，德軍先用一千二百門砲行九小時之砲兵準備攻擊，然後開始向凡爾登（Verdun）攻擊。每日目標雖有限制，然樂於攻擊之部隊皆遭遇其目標。在最初數攻擊日，誠獲得堪注重之效果，爾後則頓挫而無希望，經時四月之久。是役也，攻者損失二十八萬三千人，防者損失三十一萬七千人。

一九一八年春季之德軍攻勢，其戰果可謂陣地戰史中絕無僅有者。用六千門砲及二千五